

第十一回 丘石公巧騙分金 江信生透知奸計

塵世錢為命本，仙家銀作真丹，西天活佛坐金蓮，冥界也須錠綴。有寶強徒也喜，無財妻子憎嫌。友朋今日僅為歡，莫笑貪心無厭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再說丘石公千思萬想，要擺布江潮，心中定計，不如原去與他拉了分金，請一妓女，令他同睡。就把酗酒宿娼先弄落他的秀才，然後處他一個盡情。計議定了，即到姬賢家來，對姬賢說道：「前日拉分金之說，江信生原說秋間方可，如今姬兄怎麼反不說起了？後日八月十五中秋之夜，姬兄同小弟去拉齊眾友，即日去請了王妙娘，喚隻大游船，不怕江信生不去。」姬賢道：「小弟正在此要完這段公案。丘兄且在家下用些現成朝飯，同到各家去走一遭。」丘石公也不推辭。祇見酒餚齊至，大酌一番，吃得半醉。乘了酒興，先到路玉貞家。拉了玉貞，到李齊家。李齊不在家裏，管門的道：「我家大相公出去赴宴，晚間就回來的。」丘石公道：「煩你說一聲，白蝠巷丘相公來拉分金，請江信生相公游虎丘的。明早千萬送至姬相公府上。」管門的道：「曉得了。」三人又去拉丁沈彬。一齊又走了數家，都推託不與。丘石公道：「祇是李兄不在家，我們就此四分，大家增出一兩，江信生也要他出一分，小弟也出半分，就是十五兩五錢了。何優不成勝會！」姬賢道：「丘兄是個分頭，決不要你出的。江信生兄他雖肯出，我們也難要他的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學生是極肯出錢的，祇因近日偶然乏鈔；那江信生豈有不出分金之理？學生自有說法，不怕他不從。」說罷，各人作別，散歸。

明晨，丘石公又到姬家，坐未定時，祇見李叔夜先來。一個美童跟了，手中拿一拜匣。李齊與二人揖罷，道：「昨日失迎，得罪！得罪！」遂即開了拜匣，拿出分金一封，上寫二兩，又紅單帖一張，上寫盟弟李齊拜。丘石公道：「兄不曉得，與分者少，各人要加一兩。」李齊道：「教小價回去再取一兩就是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妙！妙！姬兄，你也稱了出來。」姬賢道：「我昨夜已稱在此。」即在書櫥內取出，遞將過來。開包一看，見是足色紋銀，共十餘件。他捏在手中，又叫姬賢取匣等出來，各要面稱。姬賢去取匣等，丘石公藏起一塊，又拆那李齊的一封來看，卻是大小三件，不好偷換。姬賢拿等子到了，將他的銀子，與姬賢面數件數，道：「財上分明，你看一看。」故意手忙腳亂的，把銀子都潑在地下。姬賢拾起，祇稱得二兩七錢。丘石公道：「不作折的呢。為何祇得二兩七錢？」姬賢道：「小弟昨夜原是這等稱的。」丘石公道：「難道學生手熟，拿得一拿，就沒有了三錢不成？」李齊道：「看地上，祇怕還有一塊來。」姬賢數一數，果然少了一件，明知丘石公偷了，祇得又加了三錢。李家的童子也取了一兩頭來了。路玉貞，沈彬分銀齊到。丘石公借口代勞，意欲盡入私囊，虧那沈文全說道：「丘兄做了分頭，也過勞重了。如今竟該安樂吃酒，將分金付與小弟，一應使費，俱是小弟料理。」在他手裏將銀包奪去。丘石公怒道：「這明明是不託小弟了。」沈彬道：「丘兄說那裏話？」口裏雖如此說，將銀包緊緊捏在手中，不授與他。丘石公心中恨極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沈文全道：「就此同到江兄家去。」丘石公祇得同行。

到了江家，江潮害了相思，雪婆杳無音信，坐臥不安，飲食俱廢。是日向午尚臥榻中。見眾友來，祇得勉強起來。姬仲親附耳說其詳細，江潮對眾友道：「小弟近來身體憊甚，承諸兄長殷殷美意，小弟怎敢推託？祇是羸弱之軀不堪跋涉，祇求略緩數日，待賤恙稍痊，方可奉領諸兄雅意。」眾人道：「小弟輩因兄有恙，故拉分與兄遣病，兄若再辭，小弟輩太覺沒趣了。」江潮見推辭不得，祇得允從。丘石公假作殷勤諂媚之態，趨奉信生，說道：「今日弟輩回去。喚了游船，請了妙娘。明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盛會，諸兄必須晨刻登舟，往虎丘為竟日之樂。」相別出門。沈彬到了家中，即吩咐家童定船請妓。

明早，眾友果然提早到沈文全家。早已備下早飯，專等江信生到來。李叔夜道：「今日是我們做主人，專為請著信生，也該寫一聯名帖請他纔是。」眾友齊聲道：「有理。」沈文全即將紅吉帖遣家人去請，說道：「各位相公俱到了，立候江相公登舟。」誰知丘石公又生奸騙之心，即同沈使來到江家，故意打發沈使先回，遂私對信生道：「眾位美情，各出分金三兩。他們意思，道是用不來，也要江兄出了一分，但不好說。學生的意思，兄不若出一分，日後免得還席。」信生道：「有理。」就在書箱裏取出一封銀子，上寫著「小弟江潮具分金三兩」。丘石公雙手去接在手裏。江信生是個乖覺的人，道：「丘兄，小弟在燈下稱的，因不湊手，尚缺二錢三分，祇恐眾友面上不好看，待我補了何如？」丘石公是個貪心最重的，說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兄快補湊了。」信生接了信筒，到裏邊去躲了一會，走出來道：「家父說道，你先同丘先生去，我自著家童送來。」丘石公變色道：「噯！令尊若是這等說，明明是不要他們受了。學生是兄好友，一片為兄之念，故此算計吾兄出了一分，免得日後還席。待小弟袖了去，不要聲張。若今日吃了他們的酒，日後也得十兩銀子使費。難道學生就頂了你的不成？」信生道：「小弟豈有疑兄之理？適纔家父道是小弟病軀，再三不要小弟去，是家母勉強放小弟出來的。若再去說，家父必不放小弟去了。分金自然著小價送來，待小弟進了門，再走到門首候小價送來，悄悄的袖來，付與吾兄，轉送諸兄就是了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吾兄究竟不肯相託，也祇得罷了，何必如此支吾！」信生笑道：「丘兄不要說這樣話，小弟少頃付兄便了。」

到了沈府，信生與各位奉揖。丘石公拘定了信生，要他門首去，望那分金入手。信生與沈文全略丟眼色，道：「沈兄，小弟病餘，不知龐兒消瘦得怎麼樣了？頃因丘兄立待，不曾照鏡，弟要到兄書房中去，借鏡兒照照。」文全攜了信生的手進去，丘石公著急了，忙扯住信生，道：「你倒忘了？」信生道：「就出來的。」丘石公卻要隨他進去，沈文全道：「此緊貼內室，江兄可以進去，丘兄不當穩便，請留尊步。」丘石公沒趣而出。信生與文全略言其故，叫沈文全從後門抄出，信生急忙出來，與丘石公同在外面去看家人。祇見沈文全在前巷走將來，江宅家僮拿拜匣隨著沈生，沈生說道：「今日之約，是弟輩請兄，為何江兄也出分金？本是不該收的，祇因今日用不來，祇得領了。」丘石公見走了爐，登時氣得手抖足麻，反恨江生巧計。原來，江生分金自己袖來的，見丘石公巧騙，若不與他，自己公然拿出，他必然大怒，祇說照鏡，付與文全。文全教家人同在後門出去，家人到江宅，叫江使捧盒而來的。江信生自己同石公出門而望，祇說沈生偶然撞見江使，收了分金，使丘石公不好怪他。丘石公亂嚷道：「這個再不該收的！沈兄還是回他轉去的是。」他指望回轉去，自己又好騙他的。沈文全道：「何勞丘兄如此過遜。」竟自拿了封兒遁去。石公奸生難過。

眾人吃過早膳，沈家人稟道：「酒船酒席俱已停留，王妙娘將次到舟中了，請眾相公下船。」眾人大喜，忙與中書相公，

是第一號的大船，不特寬轉，更加精潔，眾人道：「叫了這樣大船，祇恐用不來了。」沈彬道：「如用不足，都是小弟罷了。」沈文全在袖中取出帳目來看，上寫：

舟金，白銀二兩足；
王妙娘，白銀十二兩足；
包備酒盒，白銀六兩足。
酒米在外。

眾人道：「這樣說，兄又多出了一分了。」沈生道：「些許小事，何足掛齒？」正說話間，祇見一乘暖轎抬了王妙娘來了。眾人看他下了轎，落了船，從從容容，依次相見，真是無限嫵妍，嫣然凝媚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新月為眉，輕雲作態，玉容清冷花難賽。嫩龐吹落粉痕香，秋波轉處人無賴。一朵餘春，萬種情緒，可憐償盡煙花債，芳心夜夜度新郎，櫻桃下面疑如海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眾人見了，盡覺銷魂，惟有江生淡然不顧。那妙娘細看少年：見丘石公丑陋異常；沈生面如冠玉；路玉貞清雅可人；李宵精神發越；姬賢如婦人處子，秀色可餐；兼眾美的恰是江潮一個，卻倒不來親近，若有所思。妙娘各問姓名居址，反來假傍江潮。誰知江潮心裏憶著吳小姐，那裏看得妙娘入眼？江潮暗將吳小姐與妙娘相較：那妙娘雖美，果然萬不及一，吳小姐亭亭玉質，端重天成；王妙娘裊裊柳姿，風流人賦。一則真色凝香，深毓閨中之秀；一則春魂流媚，慣呈牆外之嬌。捧明月之珠，難為魚目；親海棠之艷，固賤桃花。月殿仙姿，夢託青峰湘瑟怨；章臺春色，心嫌舞絮曳枝長。意懸碧漢星輝，厭殺青燕螢火。

沈文全見王妙娘有意，江信生無情，說道：「江兄，人孰無情，又復誰能遣此？王妙娘這般有心，你卻無情無緒，卻是為何？」丘石公與眾人都說道：「今夕佳期，必不放信生過的。」信生心中憂恨，不好回言。有詩為證：

才子佳人自有儔，相思無限倍添憂。
風流不染閑花草，贏得箏聲也帶愁。

[返回 >> 吳江雪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